

秋水雁翎

云中子 著



上

内 容 提 要

少侠郑君秋为报骷髏帮杀师之仇，豪气干云，孤剑天涯。巧遇江湖怪侠，得一甲子真元。

女扮男装的美少女柳如烟如濯水青莲，因感君秋相救之恩，万种柔情尽付。不料郑君秋误落陷阱，柳如烟援手相救，并舍命进入琉璃宝塔机关，替郑君秋得到无上至宝“锦囊真经”。

郑君秋觅地闭关苦修真经，骷髏群凶趁机剿杀，大藏神尼与其爱徒姬红雁出手相救，使郑君秋度过大劫，神功大成！

郑君秋大破天魔蚀骨万劫阵，剑斩骷髏帮主。怒诛六大门派掌门，惹来江湖巨魔，以千里飞匕暗算郑君秋。郑君秋、姬红雁奋起潜龙、诛孽二柄神剑，合力杀透重围！

巨魔括苍子再度出山，驱动千丈蛇神将群侠击败，生死关头，郑君秋借千年白猿之助，终

于斩杀千丈蛇神。

郑君秋被药力迷失心智，无意中与少女白玉莲结下了合体之缘，却又被蛮荒女王劫走，白玉莲在悲痛之余被侠人所救。白玉莲因感念烟霞公主相助之情，愿与其效“娥皇女英”故事。

在烟霞公主、白玉莲等四位佳人及侠义道群雄的帮助下，郑君秋终于诛杀了一代魔头括苍子，报了杀师之仇。

目 录

第一章	太白潜龙	(1)
第二章	四鬼难缠	(2 6)
第三章	少女揭秘	(4 5)
第四章	正邪大战	(7 1)
第五章	部腹取经	(9 5)
第六章	劫关夺宝	(131)
第七章	功行圆满	(158)
第八章	痛斩群魔	(180)
第九章	人头大祭	(203)
第十章	太白之斗	(231)

第一章 太白潜龙

奇峰峻秀，翠岭含烟，在太白山云峦深处，一片碧瓦红墙，掩映于翠松碧柏间，那正是威震武林的大悲禅寺。

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悠扬的钟声，正随着料峭的风，掠过了丰林长草，震荡在夜空中回环缭绕，此时有个白鹤似的身影，从高耸云天的潜龙山峰轻如飞絮地飘落而下。

从明月斜照中，清晰地看出是一个年未弱冠而英风爽朗、丰神如玉的少年侠士，身着白色劲装，益显出倜傥不群，犹如临风玉树。

他伫立在一块峥嵘嵯峨的岩石上，神采飘逸，朗目远注长空，心里在默忆刚才练过的两式剑招——“攀天摘日”和“划地流声”。

蓦地，一缕萤光似的赤线，迅如疾电，一闪而逸。少年神光骤射，心湖微震，立即一鹤冲天飞身猛拔，半空中，折腰斜纵，疾如鹰隼般地，微带啸声，穿越一片浓郁的树林，飘落巍然耸立的大殿屋脊上。拢目一望，但见银月皓洁，光华似水，空山寂寂，松涛萧萧，哪有半点儿人影。

他满腹狐疑地沉吟了半晌，见四下并无可疑的征候，便将宝剑插入鞘中，悄悄地纵落院中。

又

“是秋儿吗？”

慧觉禅师此时作罢了晚课，听到院中风声飒然，知是徒侄郑君秋练功回来，隔窗一询。

郑君秋飘飞落地，即闻师叔慧觉盘膝趺坐在禅床上，三师叔慧圆师太坐在旁边的一张蒲团上，两人神态肃穆，隐蕴愁思。

郑君秋跨步进屋，不禁微然一怔，只觉今晚气氛特别沉闷异常。

所以对于适才的所见，话溜到嘴边，也没敢说出来。

慧觉禅师白眉垂胸，双目微阖，慈眉紧蹙，似有无限愁思。

慧圆师太五心朝天，双目低垂，神色怆然，隐蕴一缕幽郁。

空气沉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他屏着气息，侍立在慧圆师太的身边，心中在暗暗地揣测，两位师叔今晚大异常态，究竟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良久之后，慧圆师太把手中的念珠向桌上一放，嘘了一口气，斜睨慧觉禅师道：“如果江湖传言属实，掌门师兄此去，必定见到恩师，师徒隔世阔别，多待一些时间，当在情理之中……”

老和尚未等她把话说完，慈目一睁，神光电射，旋即摇头叹息道：“据老衲推测，事有蹊跷，试想恩师已圆寂了二十年之久，生机已息，哪能复生？”

慧圆师太沉吟了多时，困惑不解道：“那么说来，这谣言的目的何在？掌门师兄沉稳练达，即使发生意外，以师兄的武功造诣，当不致遭遇不测，何以久未返山？”

慧觉禅师闻言，不禁长吁一口气道：“这就是我近几天来心绪不宁，总觉惴惴不安的原因。”

慧圆师太微一怔神，旋即喃喃自语道：“贫尼自来，亦有同感，唯师兄的武功并非寻常可比，纵有风险，以目下武林高手还奈何不了他。”

小侠郑君秋聆听二位师叔往复谈论师父慧明禅师往昆仑山凌灵观朝拜师祖之事，深为不解，不禁接口问道：“二位师叔！秋儿年幼无知，上山的日子又短，不知道师祖爷的法身，当初为何坐化在昆仑山？”

慧觉禅师听孩子问到这件当年轰动武林的大事，禁不住感慨地叹了一口气，道：“这是本门师祖的一件光荣，也是后代门人的一件耻辱，说起来千头万绪，话可长着呢！”

慧圆师太慈眉一轩，像触动一件心事似的向着慧觉说道：“可不是嘛！像你我师兄弟三人，只守着这么一个弟子，本门中祖代流传的事迹，如果我们不告诉他，将来他出道之后，连本门中的源流还不知道呢，不如趁着孩子问的时候，师兄，你就对他说了吧！”

慧觉微阖双眸，心中一阵黯然，沉思有顷，徐徐地说道：“这事就从你师祖爷说起吧……”

这句话音刚刚落下，蓦见老和尚的慧目向窗外猛睁，轻喝一声：“快跟我来！”

大袖一挥，身形如箭，玄色僧衣带着破风的啸声，宛如大雁掠空，从后窗中疾射而出。

慧圆和郑君秋同时一震，如影随形，联袂飞纵，师侄三人，瞬息间已飘登屋脊，举目四望，但见皓月当空，银晖普照，空山寂寂，万籁无声，踪影毫无。

慧觉寿眉紧蹙，一声轻噫道：“适才明明听见是衣袂飘飞，划空带啸，怎么眨眼的工夫就失去了踪影？”

郑君秋猛然记起先前所见那条红线似的影子，接着说道：“刚才徒侄，在潜龙峰下，恍惚间瞥见一缕萤光，掠空而逸，即时追踪搜寻，竟无所获，所以未曾禀告。”

慧圆师太也觉诧异说道：“以适才所闻，瞬息不见，来人轻功造诣实已登峰造极，莫非是师兄回来了，故意试探我们？”

郑君秋听说师父回来，孩子心急，就尖呼一声，“师——父——”

声音清脆凄怆，荡漾在寂静的山谷里，只听回声四起，袅袅不绝。

慧觉禅师听孩子呼唤的声音如同衡阳雁唳，巫峡啼猿，十分悲楚，不由毛发一悚，急轻喝一声：“秋儿，噤声！”

也不知怎的，忽然心里一酸，自己那老泪扑簌簌地流下来，一回头，见慧圆师太正用袍袖拭泪，心中一紧，暗道：“莫非师兄真有什么不测不成？”

沉思间，忽听郑君秋一声惊呼，指着大殿屋脊道：“师叔！你看！”

二人顺着秋儿的手望去，见光芒玲珑的瓦椽上，平平整整地摆着一个黑漆光亮的木匣子，老和尚一见此物，悚然一震，脸色剧变，似乎已有不祥预感。

郑君秋一片稚心，哪管轻重？身形一挫，捷若猿猴般地蹿到大雄宝殿的屋脊上，伸手就要取那匣子，只听老和尚厉声喝道：“秋儿莫动！”

小侠吓得一哆嗦，连忙抽手，向后退了一步。

老和尚纵到近前，看也没看，伸手提起匣子，飘身纵下了大殿，急匆匆地直奔禅房而去。

这时候，不但郑君秋茫然不解，就是慧圆师太也不知道老和尚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只得亦步亦趋跟到禅房。

刚进门，看见老和尚神情凄怆，端坐在禅床上，用一只宽大的袍袖掩住了黑漆木匣，看他的脸色如同死灰一般，两行老泪，涔涔滚在面颊上。

慧圆见此情形，心中一颤，手扶门框，颤声问道：“师兄！那匣子里装的是什么？”

老和尚见问，心中一痛，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慧圆师太抢步上前，用手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子，凄惶地问道：“师兄！你？”

慧觉双目微启，泪光闪射，望着慧圆，凄然欲绝，呛声说道：“你们看！这是什么……”他把覆在木匣上的袍袖一闪。

慧圆和郑君秋抢到近前一看，但见在漆黑光亮的木盖上镌着两行簪花小字：

劣徒慧明，不敬师尊，分尸八股，遍示武林，
千里传警，切切凛遵，率尔弟子，朝拜昆仑。

下署：大悲手诛

在手诛二字的下面，还嵌着一个指头大小的，隐暗不明淡红色的骷髏旗标志。

二人看罢，同时惨叫一声，眼前一黑，几乎栽了下去。

郑君秋痛师心切，像一只疯狂的野兽一般，嗑的一声，从老和尚的手中把木匣子夺过来。一翻掌，咔嚓一响，将木匣击碎，滴滴溜溜，一颗血肉狼藉的秃头，从碎盒内滚出来，小侠抢身抱起，仔细一看，不是师父慧明是谁？只听他大叫

一声，一个倒仰，昏了过去。

惨遭巨变，如疾如醉的慧觉、慧圆听到孩子的尖叫，才猛然醒来，见此情形，真如万箭穿心一般。连忙把他抱到禅床上，指掌点拍，等了许久，那郑君秋才哭出声来，直哭到力竭声嘶，才合上眼，朦胧地睡上。

两位僧尼见徒侄止住哭声，擦干了眼泪，先将慧明首级用香汤洗净，供在桌案上，焚香恭拜已毕，慧圆这才拉过一张蒲团，抬身坐下，望着慧觉说道：“师兄，你可曾看过匣盖上镌的那几句言语？”

慧觉默默地点了点头。

慧圆又问道：“这‘千里传警’是什么意思？”

慧觉凄然地叹了一口气，道：“千里传警是武林中最霸道的一种挑战方式。那意思就是杀了别人，向你警告，如若你不俯首听命，将遭奇祸，而且死法惨酷异常，这……”

慧觉尚未把话说完，慧圆抢着说道：“那么说来，这骷髅帮藉着我们师父在江湖上的威名，向天下武林同道挑战，只是先在我们太白派的头上开了刀，这就是了！”

慧觉愣了半晌，期期艾艾地说道：“骷髅帮？你……怎么知道？”

慧圆深感诧异地望着他那茫然的神色，心中一惨，暗道：“师兄平时何等机智，今晚意外的惨变激昏了头，上边分明留下了标志他竟没有先看出来？”忖念间，已俯身捡起木片，拼对在一起，指着那个隐暗的标志，对慧觉说道：“你看！这个标志，不是同骷髅帮常在江湖上应用的骷髅的样式一样吗？”

慧觉接过一看，立刻颜色更变，但倏即平复下来，这强

制的镇静仍然掩不住从他脸色流露出来的惊惧神色，他翻来复去地看了许久，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道：“这桩事情果然是骷髅帮的杰作，老衲只因一时急怒攻心，未曾细察，如非师妹警觉，尚不知杀机隐伏，祸从何来！”

慧圆师太虽然察觉骷髅暗志，仍然不明骷髅帮何以掀起武林杀劫，而与中原八大帮派为敌？沉思有顷问道：“听说骷髅帮是近几年来在昆仑山崛起不久的一个邪帮，他与中原武林同道并无什么深仇大恨，何以敢分尸传警，同八大名山公然挑战。再说，恩师当年为武林泰斗，为黑白两道所推崇钦敬，享誉数十年。即是我们这一代，受恩师熏陶，兢兢自守，从不敢在江湖上稍露锋芒，遭人妒忌，与骷髅帮更无瓜葛可言，为何又传播恩师复活消息？诱杀师兄，传警武林，实为费解。”

慧觉双目低垂，两眉紧蹙，显然亦在沉思默想中，尚未寻出肯定答案，半晌之后始喟叹一声，说道：“若说骷髅帮与本门有什么深仇大冤，据老衲所知，是绝对无有，因为那是十年以内刚刚崛起的一帮，同我们根本无恩怨可言。若论两家的渊源，我知道还有一点牵连，因为骷髅帮是由峨嵋派里生出来的一股邪帮。当年峨嵋十二代掌门的祖师——无忧禅师，晚年收了一个女弟子，名叫顾媚娘，就违犯了师门戒律的‘淫’字，在江湖上，声名狼籍，无恶不作，峨嵋派的十二代掌门赤眉禅师，忍无可忍，便将她逐出门墙。她便到了昆仑山，皈依了三清门下，创立了骷髅帮，只因狠毒淫辣，又加武功超绝，无人能撄其锋，不几年的工夫，红粉骷髅毒玫瑰的绰号就响遍了武林，她自己的本名反而碌碌无闻了。”

慧圆听他把话说完，仍然惶惑不解地问道：“那毒玫瑰

既是峨嵋的一个叛徒，独树一帜，又与本门有什么牵连呢？”

慧觉接着说道：“你已然知道，峨嵋派的无忧长老与我们恩师的那段渊源，怎能说毫无牵连呢？若不的话，恩师的灵骨怎么会坐化在峨嵋山？如果他老人家的灵骨不在峨嵋山的话，怎么能被毒玫瑰劫持而去昆仑？”

接着又分析道：“骷髅帮劫持恩师法身，谎言复活，耸动江湖，纷纷前去朝拜，我大师兄师徒情重，怎能不去朝拜。安知毒玫瑰预设陷阱，致遭此杀身之祸，依老衲推想，此中更有重大阴谋存在。”

慧圆师太凝神静听中，慈眉轩动，此时接着道：“依师兄推断，毒玫瑰包藏祸心，并吞武林之狼子野心，路人共见。彼既首先向本派发难，为恩师法体，为师兄复仇，更为除魔卫道起见，当纠合武林同道，血洗昆仑，即使溅血荒山在所不惜，师兄尊意若何？”

慧觉禅师听罢慧圆一篇气壮山岳的豪语后，豪气陡发，一扫悲怀地道：“师妹卓见不啻一针见血，我辈佛门弟子本应戒嗔戒杀，既已祸临头上，说不得，只好舍身卫道。但愿历代祖师英灵默佑，勿使本门断丧在我辈手中才好。”

说罢瞥见窗外发白，东方露曙，两人遂静默打坐，宁神调息不表。

月暗星沉，曙光微露中，在龙峰后，群峦叠峰间，一缕白影若星丸泻空，穿深涧，越绝壑，迅捷无比地朝峰下疾扑而去。

这白色影子正是太白派慧明禅师爱徒郑君秋背剑出走，千里寻仇。

原来，郑君秋痛师惨遭非常，尽情哀痛之后，昏沉卧榻，

未几苏醒，聆听两位师叔商谈复仇大计，一时心切师仇，等不及传柬武林，与师问罪，悄悄地背上佩剑，从峰后乱山只身出走。等到两老发觉，已鸿飞冥冥，踪迹难寻。

郑君秋这一去，怀着熊熊仇火，给武林燃起了漫天战火，势若燎原，这是后话。

一个夕照的黄昏，从峰回路转的邛崃山麓，驰来了一个风尘仆仆的白衣少年，正是关山跋涉，千里寻仇的郑君秋，头上戴着一顶遮阳笠，斜阳余晖照在他红白掩映的嫩脸上，越显的清秀俊逸，倜傥不群。他身后背了一把绿鞘赤柄，黄色剑穗的长剑，珠光四射，耀眼生明，虽然他是经过了长途跋涉，仍掩不了他天生的英挺秀拔，潇洒脱落的丰姿。走完了一段崎岖不平的羊肠小径，已转上通往康定的官道。此时已金乌西坠，暮色苍茫，郑君秋满怀忧伤，剑眉紧蹙，未知何日能快意师仇？以慰恩师在天之灵。

正思忖间，遥闻身后蹄声得得，由远而近，回头看时，只见滚滚尘沙中，迅如追风逐电的一匹全身乌黑毛驴，转瞬间已呼呼风声擦身而过，连看也未看清已出去十余丈，不由暗叹一声，好快的一匹神骏的黑驴，走失了多少可惜！他一心想着，不由脚上一点，紧紧追赶，追了一程，那驴似乎渐渐地慢下来，眼看追到首尾相接的时候，忽听咯噔一声，那匹驴突然四蹄一撑，摆在当路，钉住一般。郑君秋想不到黑驴有此一着，一时刹步不及急忙双臂一抖，纵身而起，想跨身而过。忽地一团乌影呼的一声，眼前一黑，冲天而起，迎面撞来，不由大吃一惊，半空中急忙折腰拧身，斜飘落地，心中正自有气时，忽听哈哈大笑，从驴肚下面，翻上一个身形佝偻的老叟，如一缕轻烟似地绝尘而去。

他怔怔地望着逝去的黑影，发了一阵呆，心中满不是味道，喃喃自语地说道：“真是怪事，这老头子，不是疯子，应是风尘奇人，但是何以跟自己开玩笑，分明是有意试探……”

忽的另一个意念，立刻浮上了心头，暗暗地警惕着自己，早年常听恩师及两位师叔告诫，江湖波谲云诡，人心险诈，一个不慎，将使你噬脐莫及。自己此次瞒着二位师叔，悄悄下山，西上昆仑，在江湖上实微不足道，以目前的怪老头论，功力就较自己高上许多。如果是妖妇的手下，前途倒要处处警惕才是，不要弄个师仇未报，先饮恨九泉之下，难以瞑目。

郑君秋一人正思忖默念，纵步飞驰间，不觉已月上东山，银晖普照，展望四野，并无村居。未知此去康定，尚有多远，如果赶不及，岂不要露宿荒野，还是急驰数里，碰碰运气，说不定会有农家，住上一夜多好。

想至此，兴冲冲地往前赶路，约顿饭光景，转过前面山边，遥见不远处似乎有一个庄院，便顺着走去，不大的工夫，来至切近，一看原来是一座古庙。但见墙倒屋塌，破垣残柱，衰草荆棘，苍凉满目，只有一座大殿，有半边屋顶塌下来，另半边还算完整。心想，就在此地歇歇脚吧！

他踏着倾颓的瓦砾，直奔大殿而去，刚刚迈上台阶，吓得忙缩步一怔，原来从殿内传出阴森森叹息声，不禁毛发一耸。不过他是初生之犊，哪管是人是鬼，立刻腾身一闪，躲到窗户外边，屏着气息，探头向里一看，不由心中大骇。原来有一个人影站在供台上，拉着系在梁上的绳子，往脖子套，在昏暗中看去，仿佛是刚才驴背上的佝偻老人，回头向四下一看，又不见那匹黑驴的影子。诧异间，忽听那老人叹息了一

声，摇晃着那根绳子，自言自语地，叨念着道：“死了吧！这年头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说着，就要把头向绳扣里套。

郑君秋心中一紧，一口凉气尚未吐出，忽见那人又缩出脑袋，对着窗口龇牙一笑。

他猛吃一惊，急忙身形一矮，缩头藏尾，心里怦怦地跳着，想到：“莫非他看见我了！”

正惊诧间，又听那人说道：“我死了倒不要紧，可惜我死之后，没有人替我报仇，让骷髅帮那些狼崽子们横行霸道，实在不甘心！”

郑君秋骤闻此言，霍然一震，再抬头观看时，见那老人已经吊在绳上，不由大吃一惊。身形一长，穿窗疾射，双手环抱，正待去托那老人的身体时，忽见他头朝下，脚朝上，一脚勾住绳扣，一脚在空中来回地乱晃，一怔间，只听呼的一响，那老人的影子一闪，踪迹不见。郑君秋吓的倒退了半步，惊魂甫定，忽听梁上一阵哈哈大笑，说道：“娃儿别怕！我老头子吓着你玩呢！”

郑君秋闻听笑声，顿然大悟，此人正是刚才骑驴的长者，心知遇到高人，连忙一躬到地，说道：“晚辈有眼不识泰山，请老人家不要见怪！”

老人从梁上飘身而下，瞪着一只怪眼，向郑君秋上下打量了一番，连连颌首，说道：“不错，不错，果然是个好材料，不知他的造化如何？”

他说着，一翻身，像一只猴子似地蹲在供台上。

这时候，郑君秋才凝神细看，不由吓了一跳。

但见那人不但驼背躬腰，而且目眇腿跛，一头短发乱蓬

蓬的像蒿草一般，两撇山羊胡，翘至嘴唇上一蹶一蹶地乱抖。身穿一件不僧不俗的灰布道袍，裁截至膝盖，扎腰的那根草绳仍然挂在梁上。

他瞪着一只透人肺腑，精光四射的怪眼，将郑君秋瞅了半天，忽然问道：“看你精光内敛，天赋聪颖，看来内功颇有根底。”

老人说着，未等郑君秋回答，单臂陡扬，猝然一掌，向着他的头顶上拍下。郑君秋一惊，“寒蝉惊风”，倏地一转，躲开了老人的掌风，正待蓄势反击时，忽听他嘿嘿地笑着道：“好！这一招倒挺利落，可惜火候还不够，娃儿别怕，我想借你宝剑瞧瞧，并不是出手伤你，如果出手伤你，小脑壳早给我砸扁了，你还躲得及？”

郑君秋脸上一红，抬头看时，自己身后背的宝剑早已落到老人手中，不由冒了一身冷汗。

老人用手拿着寒光闪闪的宝剑，审量多时，面色倏变，急急问道：“你……这口宝剑是在哪里得来的？”

郑君秋见他神色有异，不知用心何在？正在犹豫之间，忽见他如一缕轻烟，从露着天空的屋顶上穿了出去。

一面将右手宝剑向郑君秋倒射而出，并大声尖叫道：“娃儿快追，莫要放走杀你师父的仇人！”

郑君秋闻听此言，一手接过宝剑，掠出大殿，见一个年约六旬，紫面赤须的老叟手中擎着一对鸳鸯钵，怒气冲冲地站在院中，破口骂道：“瞎眼老怪，帮主爷因有事在身，不愿与你一般见识，怎奈你欺人太甚，苦苦追随，难道我怕你不成？”

郑君秋听瞎眼老人说他是杀害师父的仇人，哪里还容

分说？身形一纵，剑指南天，分心就刺。紫髯老者见出来的是个眉清目秀的英挺少年，自己不愿以大欺小，被人耻笑，便双钵一合，扣住小侠的宝剑，沉声说道：“小友且莫动手！我们萍水相逢，无仇无恨，你为什么听那老怪的挑拨，伤了我们二人的和气？请你退后一步，让我斗斗鼎鼎大名的江湖怪侠，看他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绝学？敢这样藐视我赤羽帮？”说罢，双钵一松，斜退半步。

小侠一听那人无意道出老人的绰号，不由心中一震，暗道：“这骑驴老人，原来说是誉满江湖威震寰宇的江湖怪侠濮阳风呀！怪不得有这样出神入化的武功绝艺。”又听这紫面老叟自称是赤羽帮，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便冷笑一声说道：“小爷自有主见，怎肯听人挑拨？我知道你就是号称七煞的鬼机子夏山澜，你与骷髅帮狼狈为奸，荼毒武林。今日见面，咱们是冤家路窄，休走接招！”

一言未落，进步拧身，一招“漫天洒雨”，冷森的寒光直向夏山澜的肩头削来，夏山澜侧身躲过，双钵一合，用手指着小侠骂道：“今天帮主爷可算是时衰鬼弄人了，想不到像你这样一个胎毛未脱的乳臭小儿也在我面前猖狂，休要狗仗人势，看家伙！”

夏山澜双钵一合，左手“渔翁盖笠”，右手“老圃剪花”，钵锋闪闪，劲风呼呼，两片雪花似的寒光凌空盖落，郑君秋猛觉劲风袭人，便知老贼内力浑厚，不敢硬接。仗恃身材矮小，灵便矫捷，侧步闪身形一晃，闪至老贼身旁，宝剑出手，一招“孤舟横渡”，向着夏山澜横腰斩去。这一招乃是险招，也是绝招，在一般成名的江湖剑客，不到死中求生的地步，绝不轻用险招。那夏山澜乃是武林七煞中响当当的人物，他